



三幕十四場四川方言歌劇

鐵樹開花牛打滾

重慶市文藝工作團創作室

蕭培禧	文 紀
編劇：紀 朵	作曲：楊 螢
宋清濤	吳 聲

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「鐵樹開花牛打滾」附曲

（共三十一曲）

寫 在 前 面

「鐵樹開花牛打滾」這個劇本，是我們一次新的集體創作，我們是企圖通過這三幕十四場歌劇，來反映西南（尤其是四川）農民的翻身運動，透過音樂和形象來表現翻身前後農村面貌的巨大變化和發展，我們採用了四川方言，是爲了使西南的觀眾感到親切、生動，我們加強了音樂上的地方色彩。大量的採用了西南民歌，大胆的吸收了川戲的腔調，使歌曲渲染豐富、強烈的地方彩色。

我們的努力是不夠的，擺在讀者面前的劇本，最顯著的缺點，是生活不深入，人物概念化。沒有能更深一層去掌握農村變化發展的本質，我們不過是透過了舞台形象、音樂、語言、畫面來描繪了農村的一些景象，並且認爲西南農村的這一變化本身，就能夠給人教育和啓示的，熱誠的希望大家的批評和意見。

朱清濤 1951.4.25

又記：本劇部份歌曲，採自普協楊明良同志創作，特此誌明。

時間 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一年春。

地點 離重慶五、六十里的一個小鄉鎮附近。

人物 田海青（即田老四，簡稱田）五十歲左右的農民，善良，樸實。

田大娘（簡稱娘）田妻，四十多歲，勤儉刻苦。

黑牛（簡稱黑）田子，十七八歲，天真，粗野。

黃老大（簡稱黃）農民，四十歲，熱情，直爽。

桂花（簡稱桂）黃女，十六歲，活潑，嫵媚。

萬仁賢（簡稱萬）五十多歲，地主惡霸，偽鄉長。

皮小泉（簡稱皮）萬的狗腿，四十歲，陰險無賴。

趙同志（簡稱趙）工作幹部，共產黨員，精明能幹。

農民 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羣衆 男女若干人。

——第一幕——

第一場

時 一九四九年冬。

地 農民田海青家。

（這是一個半內景，舞台砌成兩半。台左（三分之二）是一間簡陋的茅草屋，室內陰暗，右邊有一通外邊的門，左邊有一通廚房的內門，正面有小牛肋窗。屋內有破床，木桌，板櫈，水缸，農具等什物。台右（三分之一）是外景，後面有一土坡通小路，它的背後可以看見一片梯田，坡上有兩株光禿禿的老梅樹，緊靠屋旁有個空空的破豬欄。）

（在沉重的音樂聲中開幕。）

（陰天的下午，風很大，田大娘正提着水把它倒在水缸裏，她形容枯槁愁容滿面的走到門口向小路上望着，失望的又走下小坡。）

娘（唱第一曲）十月裏風吹如刀割，
窮人家無糧難過活，
冬辰天又冷又是餓，
黑牛爹去賣柴買米下鍋。

（進屋把桶安放好）唉！這個日子哪個過齣！又是冷又是餓，屋頭一顆米都沒得。黑牛爹去趕場，背了一背柴去賣，巴不得把柴賣了買點米回來，上午就去了，哪個這樣大一天還沒有回來！唉！

（唱第一曲）十月裏寒風陣陣吹，
黑牛爹趕場不見回，
窮人家日子真難過，
一輩子做牛馬受盡活罪。

唉！都下午了還沒得影子，還等他買米下鍋，看樣子怕沒得啥望頭了。起先我在罐罐頭找到點麥麩子，還是上半年給老板萬仁賢喂豬剩下來的，我先把它拿來煮點羹羹，等黑牛爹回來好吃。（進內屋）

（田潯背柴自路邊上）

田（唱第二曲）（1）走一步來我嘆一聲，
一背柴壓得我兩肩疼，
只說是賣了柴好買米，
又誰知柴太濕沒有人問。
（2）走一步來我嘆一聲，
天又冷肚又餓頭發昏，
莊稼人無路走難活命，
恨只恨這世道太不公平。

（田到家把柴放下推門進去），（娘拿碗上）。)

娘 你柴賣脫啦？（田搖頭）啊！沒有賣脫！

田 沒有，柴不好太濕了，問都沒得人問，唉！這是啥世道啊，

一年忙到頭連顆米都進不到口。

娘 算了，賣不說也沒得法子。莫說這些囉，拚起肚皮去搞了一天，人都怕餓瘦了，你出去了我在罐罐頭找到點麥麩子，煮了點羹羹，（端給田）你喝點嘛。

田 （接碗）那你呢？

娘 我……我先吃了。

（桂花自路邊上，肩上扛一小口袋苞谷）

桂 田四孃，田四孃。

田 那一個？

桂 是我，桂花。

田 （開門）啊！桂花。

桂 四孃在屋沒得？

娘 在屋頭，桂花，快進來坐嘛。

桂 （進門放下口袋）四叔，四孃，這是兩升苞谷，我爹在路上碰到四叔，說四叔柴沒賣脫，怕又沒得吃的了，叫我給你們送來的。

娘 桂花，這哪個要得嘛，你們也是緊得很的……。

桂 四孃，你莫講客氣話嘛。

（唱第三曲）四孃莫說客氣話，

世上窮人是一家，

送你兩升苞谷米，

推成糲糲做耙把。

我爹說「窮人是一家人，只有窮人才曉得窮人的苦」。

田 你爹說得對，窮人的苦處祇有窮人才曉得，像萬仁賢那些紳耄夥，才是窮人的死對頭。

（唱第二曲）提起那萬仁賢我心惱恨，

心似狼肺如虎欺窮人，

一百兩押佃錢收括盡，

把糧食都逼光振死窮人。

娘 不是哪箇窮，桂花，你田四叔一輩子辛辛苦苦，做牛做馬掙來幾個錢，佃他萬家的田做，佃約上說明是二十担田，其實連十五担都不到。還不到十年，就遭他東刮西扣的，把我們血汗錢吃得光生生的，今年收點糧食，他拿去了還說不够，又把你黑牛哥帶去放牛割草來抵欠租，屋頭只剩我跟你四叔兩個人，連米都沒得一顆，桂花，你說，這個日子……。

桂 四爺，莫難過了，熬一天是一天，窮人總有一天要熬出頭的，天不早了，我要回去燒火弄飯了。

田 好，你好好走，你跟你爹說我多謝他。

桂 （一邊走）是，四叔，我爹說你要是在家沒事就過去跟他喝酒。

田 好，有空一定來。

（桂下，田拴好門）

娘 桂花女真乖巧，又會體貼人，跟我們黑牛……。

田 莫想那些囉，快去把磨子打整下，推點苞谷煮點苞谷羹羹吃。

（娘提苞谷從內屋門下，田抽煙）

（皮小泉上）

皮 跟到萬仁賢，剝削窮人的錢，人人都怕我，我叫皮小泉。

（唱第四曲）見了東家我吹拍紙，

祇要錢來我不要臉，

見到佃戶我臉一變，

拍起桌子罵他祖先。

（白）那個惹到我呀！哼！

管叫他四脚朝天。

我皮小泉，是本地紳士萬仁賢萬大爺的小舅子，我姐夫是個有錢人，在本地方又是個公事人，這些都不談，單說這週圍

轉哪塊田，哪片土，不是他姓萬的呀，只因我奸狡過人，能說會算，他提拔我在他家裏做個管事，這裏上上下下，大人細娃，莫說提起我們萬大爺，就是提起我皮小泉三個字呀，也都要畏懼幾分。

東家今天叫我來找田海青，派點款子，情不曉得他在不在屋頭。（向田屋）田老四！田老四！在屋頭沒得呀？

田 是那一個？

皮 我，嘿！你連我皮某人的聲氣都聽不出來啦？

娘 （慌忙上，低聲問田）那一個？

田 （揮手，低聲的）皮小泉。

皮 快開門囉。

田 來了（開門）皮二爺，裏面坐。

皮 田老四，宵過夜沒有呀！

田 宵夜？連苞谷羹羹都吃不起囉。

皮 好說，你跟我裝啥子窮呀，那個不曉得你們佃客都是「見了老板哭，陰倒吃臘肉」。我也懶得跟你多說了，今天硬是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有事才到府上來」。

田 啥事嘛？皮二爺。

皮 啥子事，是點公事，現刻而今不說的是「戡亂緊急時期」，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，現刻本鄉奉了上頭的命令，組織個「反共自衛總隊」，要每家出個人去操練，萬大爺派了我皮小泉的中隊長，現刻我來通知你，明早上六點鐘，在場口豬市上集合，萬大爺要來親自點名，到時候不准遲到啊！

田 皮二爺，我哪箇抽得出空來嘛，自從黑牛一走，屋頭只得兩個人，忙上忙下的都忙不過來……。

皮 唔（假裝考慮）這也是「情有所原」，好在上頭又有個補充規定，不出入的呢就出錢，十五塊銀元兒一套軍服費，這正是我剛才說的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！事情倒很「撇脫」。

田 十五塊錢？！嚇人囉，我們還吓連飯都吃不起，那裏去找錢，皮二爺，就請你免了。

皮 免了？！「細娃的天花才免了」，這是上頭的命令，你敢違抗國家的命令嗎？

田 我哪敢囉！

皮 哼！諒你也不敢，我就不信你拿不出錢！（在屋內搜巡）

田 皮二爺，我真的拿不出，我們連晌午都沒有吃。

皮 硬是窮得兇呀！裝瘋作怪的。

（皮至內屋，提出苞谷口袋）

哎！田老四「瞎子打瞌睡」，看你不出呀，你硬是狡猾，你對我說晌午都沒吃，「陰到」在屋後頭推巴巴吃！好得很，好得很。

娘 （去爭搶）皮二爺，這是剛才黃大哥叫他女兒送來給我們吊命的。

皮 （一手甩開娘）滾開。

（唱第五曲）窮骨頭真下賤，

要你出錢你不出錢。

惹得老子冒了火，

抓你去關大半年。

（白）你跟我耍花頭，哼！

你真是瞎了狗眼。

田老四，你真不識好歹，不把點厲害你看，你借以為我皮二爺好救悔。

（皮到內屋把空鍋提出，又至床上搶了一條破棉絮出門，田娘追出）

娘 （追上拖住）皮二爺，這鍋哪個能提走啊！冬辰天你把棉絮拿走我們蓋啥子？

（皮一腳踢倒了田大娘，田去扶娘）

皮 去你聽的。

（唱第六曲）一口破鍋圓又圓，
當它廢鐵也賣錢，
限你三天期限滿，
一定交齊十五元。

（白）田老四，跟老子放明白點，
這是公事不准拖延。

（皮揚長而去，田扶娘站起）

娘 （唱第七曲）十五塊錢那去找，
叫我怎開交？
搶走糧食提走鍋，
這是啥世道？

田 （激憤的）

（唱第八曲）地不塌來天不掉，
窮人難翻梢？
要捐要款我沒有，
要命有一條！

第二場

時 第一場三天後。

地 田海青到萬仁賢家的路上，郊外。

（黑牛上）

黑 （唱第九曲）（1）黃桷樹呀蔭囉喂，黃桷呢極囉喂，
老板心腸霸囉喂，太毒呢辣囉喂，
爹爹欠了囉喂，老板呢租喇，
要我來做呀哈兒囉，放牛娃兒子喂。

(2) 放牛娃呀癩囉喂，苦處呢多囉喂，
天不見亮癩囉喂，就上呃坡囉喂，
挨打挨罵囉喂，又挨餓喲；
一天到晚呀嚟兒囉，
受折磨剝兒子喂喲喂。

我叫田黑牛，我爹欠了萬仁賢的租子，老板要我在他屋頭放牛抵租，一天到晚受不盡的折磨。剛才老板又叫我回去喊我爹，說是有話跟他說，唉！老板喊我爹，會有啥好事嘛，跟大家不說的，「碰到萬仁賢，吃虧在眼前，上當還不算，倒霉三五年」，唉！不去也不行，還是去吧！（下）

（田老四上，肩上挑一口袋）

田 （唱第二曲）（1）地主狗腿真可惡，
搶糧搶被又拿走鍋，
三天不見米一顆，
借要我乾人活不活。

（2）豌豆苗苗青又青，
唯有窮人幫窮人，
水幫魚來魚幫水，
黃大哥又借我米三升。

唉！多虧黃大哥又借我三升米，肚子也餓了，趕快回去煮點清稀飯吃。

（田欲下，黑牛急上）

黑 爹，你走那裏去？

田 哦，黑牛娃，我剛才在你黃大叔家借了三升米拿回去，你媽借在屋頭空起肚皮等，你出來做啥子？

黑 是老板叫我請你去，曉得又是啥名堂啊！

田 唉！還不是要那十五塊錢，大前天皮小泉來過了，我啥子都拿不出來，他那個黑良心的，把我們鍋、棉絮拿去了不說，

兩升苞谷也提走了，還把你媽踢在地下，唉……

黑 爹，不要說了，我去看吓媽，一個多月沒看到她老人家了。

田 也好，你回去嘛，（黑欲下）哦，這三升米你先帶回去，我就去會那個萬仁賢！

黑 好！（黑下）

田 （唱第二曲）老板一叫胆戰驚，
窮人的災難又臨門，
明知是禍莫法躲，
要想不去又不行。

（田下）

第三場

時 緊接第二場。

地 地主萬仁賢家的堂屋。

（地主的客堂，正面供有「天地君親師」神位和一個木雕菩薩，兩側牆上有對聯「道德文章，承先啓後」，「經文緯武，繼往開來」，橫額是「清白世家」，牆上貼有「仁賢大哥榮任反共自衛大隊長」「祿位高陞，服務鄉梓」的大紅喜報，左門通室外，右門通廂房。）

（幕開 萬仁賢手提大粗烟桿，悠閑的吸烟。）

萬 （唱第十曲）一紳二糧三袍哥，

有錢有勞田地多，

別人種樹我吃果，

別人担水我解渴，

別人打柴我烤火，

別人種地我收租，
(接唱十一曲)講的是仁義道德，
吃的是海參燕窩，
住的是高樓大屋，
穿的是綢緞綾羅，
若要問這是那個，

嘿嘿：萬仁賢不才就是我。

我不但是個有錢人，而且是點公事人，雖然是人上人，唉！
大家不曉得呀！一天到晚忙死人。

這兩天局勢不好，聽說共產黨打攔「西陽」、「秀山」一帶
啦！上頭命令我在本鄉籌備一個「反共自衛軍」皆因我萬某
人在本地地方還有點威望，要我出來擔任大隊長，當然囉，這
是「服務桑梓爲民除害」的事情，我萬仁賢也是「義不容辭」
的。

說起這件事來呀，還是並不簡單，因爲本鄉這些鄉民都是他
些糊塗虫，他們根本不懂得「天下興亡，是匹夫有責」。前
幾天我去點名，嘿，竟有好幾個不到，這些人真是「執迷不
悟」，我要給點厲害他們看看，才曉得我萬大隊長的教風
！（向門外喊）小泉，小泉哪！（皮上）

皮 姐夫，嘻嘻嘻嘻。

萬 你在做啥子？

皮 嘻嘻，我在造自衛隊的花名冊。

萬 光是造冊子抵個屁用，名字倒不少，點名就湊得幾個人。

皮 別個不來的是出了錢的啊？

萬 錢收齊沒有哇？

皮 收得差不多了，馮老五、王青雲還沒交齊，祇有田海青一個
都沒交。

萬 田海青？這個東西真是可惡呀，他是安心要跟我搗亂嗎？種

我的地，租子交不齊，押佃也不肯加，這吓又來賴我的自衛捐的款子，這還了得！我看他簡直「目無法紀」，去跟我喊來，這種人非「振」到住不可。

皮 對！非「振」他一下，那天我已經把他鋪蓋跟鍋拿了，錢是限他三天期非交不可，該今天滿期，我已經喊黑牛去喊去了。

萬 一吓來了喊他到這裏來，我還有賬跟他算。

皮 是。

（皮轉身剛要下，田上）

田 皮二爺！

皮 唉，說到你就來了，我只怕你不來呢？

田 萬大爺！鄉長！

萬 嘿——田海青，你差我的租子不來繳，押佃也不肯加，人也不來打個「照面」是囑個的呀？過賴都賴得脫驚？賴得脫初一，也賴不脫十五齋，嗯？……………

田 萬大爺，我這幾天……………

萬 你這吓不忙說這些，先把自衛隊的款子拿給皮二爺再說，這是公事，我不能因私而忘公！

皮 對的，我們「先公後私」，快點把錢拿出來，點給我，公事「了」了，再談私事。

田 皮二爺，我硬是一個錢都拿不出來呀。

萬 田老四，我看你安心跟我「搗亂」？自衛隊的款子是上頭的命令，是公事，非比平常，要是別人不出錢，早就弄來關起了，這都是因為你是我的佃客，看在我姓萬的名下才特別寬限你三天，到今天你竟一個錢也不拿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

田 萬大爺，你們哪個曉得做佃戶的苦處喲，莫說錢，飯都沒得吃的了，今年收的一點谷子，都跟你老板送來了，自己忙了一年，硬是連顆米都落不到口，還那裏去找錢嘛！我又不曾

偷人搶人，又不會……………

萬 住口！（兇狠的）好哇，我才說了兩句，你就說了一大灘，還還了得呀！

皮 姐夫，莫跟他多說（向田）今天你究竟拿不拿錢，你說。

田 我實在沒有辦法呀！

（唱第十二曲）叫聲老板聽我說，

十五塊錢我拿不出，

不會偷來我不會搶，

地上不生天上也不落。

萬 田老四，在我這裏你想說橫話呀，哼！「城隍廟裏告狀，你找錯了衙門」。

皮 田老四，放明白點，今天有也要拿，沒有也要拿。

田 拿，我在那裏去拿嘛！

（唱第十二曲）家中無米又無鹽，

到那裏去找這十五塊錢，

今天你們逼死我，

逼死我也拿不出錢。

萬 （兇狠地）好哇，田老四，你拿死來嚇我呀，別人說你罵我借不肯信，今天看起來，果不其然，你，你這叫「惡佃欺主」嘛，好，我貸不過你，我的地方也不能拿給你種了，你馬上跟老子搬家，滾蛋，（向皮）小泉。

皮 姐夫。

萬 你馬上跟他把賬結吓，欠我的租子和自衛隊的款子，在他押佃上加，不夠的，除了他黑牛在我這裏掙賬以外，想辦法拿東西來抵，限他五天搬出我的房子！把佃約毀了。

皮 是，姐夫（拿起桌上的算盤）。

田 啥子？你們要吃我的押佃，要我搬家？

皮 田海青，你聽到，你的賬也沒得啥算頭，去年算賬下來，你

的押佃就只剩下三十塊錢了。

（唱第六曲）金元銀元兩折算。

銀元變成銀元券，

欠租三石十八塊，

自衛隊捐扣十五元。

（白）兩下品迭看到沒得？嗯！（把算盤遞給田看）

倒欠老板三塊錢。

跟我去想辦法，五天之內搬家，免得我又來親自動手！

田 唉！你們祇怕太兇了呀！押佃是我們做了幾十年的牛馬，拿血汗換來的喲！

（唱第十二曲）老板你做事太狠心，

押佃是窮人的命根根，

你給我扣得來乾乾淨，

叫我一家人活不成！

唉！你們這樣狠心呀，還要不要我們活呀？

萬 不准在這裏吵，趕快滾（向皮）小泉，給我拉出去。

皮 滾！喊你滾。（推田下）

田 （在門外）姓萬的，你這樣欺侮我們乾人呀！這樣不講理性呀！

萬 （到門口）喊人給我把他拖出去打（田吼着被人拖下，萬回到桌前，皮上）

皮 我已經喊人把他拖出去了。

萬 好，跟這東西鬧了半天，把正事都耽誤了。小泉。你曉不曉得這兩天風聲很緊，聽說共產黨都打攏「西陽」、「秀山」一帶了，我們的事要趕快辦，現在自衛隊雖是算緝緝起來了槍還不够，子彈也少，上午我寫了一封信，明天你拿起進城去會胡團長，他答應了我的經費和槍，順便把那幾封貨帶去，調成子彈，（給信予皮）信你收好。